釋《莊子·在宥》的“炊累”

——兼釋神名“鬱壘”的含義

（首發）

王寧

棗莊廣播電視臺

“炊累”一詞出《莊子·在宥》，別無所見。《在宥》其文云：

“故君子不得已而臨莅天下，莫若无為。无為也，而後安其性命之情。故貴以身於為天下，則可以託天下；愛以身於為天下，則可以寄天下。故君子苟能无解其五藏，无擢其聰明，尸居而龍見，淵默而雷聲，神動而天隨，從容无為而萬物炊累焉，吾又何暇治天下哉！”

对于其中的“炊累”一詞，古注解釋都與塵土浮動有關：

郭《注》：“若游塵之自動。”

成《疏》：“累，塵也。從容自在，無為虛淡，若風動細塵，類空中浮物，陽氣飄䬙，任運去留而已”

陸《釋文》：“炊，昌睡反，又昌規反。本或作‘吹’，同。累，劣偽反。司馬云：‘炊累，猶動升也。’向、郭云：‘如埃塵之自動也。’”

郭、成對“炊累”為什麼會這麼解釋，馬敘倫先生作了分析，云：

“炊，依一本作吹，累借為塿，音同來紐，《說文》曰：‘塿，塺土也。’本書《大宗師》篇《音義》引崔譔曰：‘齊人以風塵為塳𡏱。’‘塳𡏱’即《說文》之‘坋塿’，此郭注曰‘若游塵之自動’，是郭亦以‘累’為塺土。”[[1]](#endnote-1)[1]

馬先生的分析應該是正確的，古人因而認為“炊（吹）累（塿）”是風氣吹動塵土之意。當然也有不同的理解，如明·羅勉道《南華真經循本》解作“炊氣積累而熟”，鍾泰先生認為：“‘吹’言其動盪。 ‘累’與‘纍’同，言其旋繞。”[[2]](#endnote-2)[2]可仔細探求一下，這些解釋有點不可靠，至少不準確。

《在宥》的這段，開明宗義是要說君子要以“無為”治天下，要“无解其五藏，无擢其聰明”、要“尸居”、要“淵默”，總之什麼事都不要干、什麼話都不要說，要“從容無為”，這樣就會“萬物炊累”。這分明是在闡發《老子》第三十七章宗旨：

“道常無為而無不為，侯王若能守之，萬物將自化。化而欲作，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。無名之樸，夫亦將無欲。不欲以靜，天下將自定。”

把這段和《在宥》的那段對照，就明白兩者說的是一個道理。《老子》裡說“萬物將自化”，《在宥》裡說“萬物炊累”，顯然二者也應該是說同一個意思。“化”就是化生，也就是《周易》中《咸卦·彖》說的“天地感而萬物化生”、《繫辭下》“男女構精，萬物化生”的“化生”，變化生成的意思，萬物不斷化生，種類就越來越多，才成為“芸芸眾生”。

那麼，“炊累”顯然就不是“風動細塵”的意思。《在宥》的這一段，在《淮南子·俶真》里有進一步的發揮，云：

“古之真人，立于天地之本，中至優游，抱德煬和，而萬物雜累焉，孰肯解構人間之事，以物煩其性命乎？”

王叔岷先生云：

“岷頗疑《淮南子》以‘雜累’釋《莊子》之‘炊累’，雜無緣誤為炊（或吹）。‘雜累’猶‘聚積’（《廣雅·釋詁三》：‘雜，聚也。’）；《穀梁·僖十八年傳》：‘善累而後進之。’范注：‘累，積。’‘萬物聚積’，謂萬物所歸耳。”[[3]](#endnote-3)[3]

王先生認為《淮南》是以“雜累”釋《莊子》的“炊累”，是“聚集”義，顯然是對的，但是王先生也弄不清楚為什麼“炊”或“吹”會被釋為“雜”義， 因為說形誤不可能，字形差距太遠；說義同也不好講，“炊”、“吹”古書里沒有“雜”、“積”、“聚”之類的意思。

關鍵就是這個“炊”該怎麼解釋。最近筆者在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上發佈了《安大簡〈詩經·秦風·晨風〉“炊”字臆解——兼說〈說文〉“欻”字的音義問題》一文，論證安大簡《詩經·秦風·晨風》中“炊皮北林”的“炊”當是從火旡聲的“燰（煴）”字，與傳本《詩經》作“鬱”、“宛”、“溫”者音近通假，[[4]](#endnote-4)[4]後網友梁園客先生不同意拙說，在復旦論壇上發帖，利用各種輾轉通假和通訓，力圖證明炊爨之“炊”和“鬱”通假，[[5]](#endnote-5)[5]因其不通訓詁規則，其證據無一能成立，蕭旭先生曾予以駁正。[[6]](#endnote-6)[6]實則炊爨之“炊”與“鬱”形、音、義均懸隔，沒有相通假的可能，迂曲穿鑿、深文周納的論證并無可信度和說服力，難以證成其說。

筆者雖然不同意他對“炊”、“鬱”可通假的論證，但他說到“‘炊累’为一同义复合词，累积、积聚的意思，也就是与‘鬰’等词的积聚、蕴藏义同”，[[7]](#endnote-7)[7]這點筆者是讚成的，因為他的看法和王叔岷先生的看法相符，所以在回帖中說：

“‘炊累’的這個‘炊’絕不可能是炊爨的‘炊’，更不能是吹噓之‘吹’（其字本當作‘炊’形，古人讀炊爨之‘炊’，又因音同或通作‘吹’），分明就是安大簡《詩經·晨風》的‘炊’，它本是從火旡聲的‘燰（煴）’字，被寫作了‘炊’形而音近通假為‘鬱’。‘鬱累’就是積累，積累而多，故可以引申出‘眾多’義，《在宥》說‘萬物炊（鬱）累’”，意思就是說萬物不停地化生，積累而眾多的意思——這說明傳世的先秦典籍里也有把從火旡聲的‘燰’寫作與‘炊’同形并用為‘鬱’的情況，也足證拙說是有道理的，比把這個‘炊’認定為炊爨之‘炊’或吹噓之‘吹’再輾轉通假、通訓、迂曲穿鑿、深文周納要直接得多。”[[8]](#endnote-8)[8]

後來，梁園客先生又改其說，認為“炊累，就是‘垂累’（‘累垂’）……垂累，指果实累累下垂之貌。”[[9]](#endnote-9)[9]“垂累”是成串下垂之貌，又不是“累积、积聚”的意思了。可見其臨時起意而本無定見，又不知訓詁之宜，故說法游弋不定。而由此想到筆者以前作的一條關於“神荼、鬱壘”二神名的讀書筆記，感覺二者可以合解，所以這裡一併說說。

筆者認為，《莊子·在宥》“炊累”的“炊”，應該就是安大簡《詩經·秦風·晨風》中與“鬱”通假的“炊”字，它不是炊爨之“炊”，也不是吹拂之“吹”，而當是從火旡聲的“燰”，通“鬱”，“炊累”就是“鬱累”，“鬱”故訓“積”（《詩·晨風》毛傳），或訓“聚”（《漢書·揚雄傳上》：“鬱栘楊”，顏注：“鬱，聚也。”），故實即“積累”、“聚集”義，那麼《淮南子·俶真》里用“雜累”來解釋《莊子·在宥》的“炊累”也就順理成章了。

蓋《在宥》此段在闡發《老子》第三十七章，言君子無為而治，萬物將順其自然，不斷化生，品類更生，越積累越繁多，天下自然安定太平，《老子》說“不欲以靜，天下將自定”，根本不用人為地去治理，故《在宥》說“吾又何暇治天下哉”，《淮南·俶真》里說的那段也是相同的意思，彼此間的意思是密合的——這是傳世先秦文獻中也有訛從火旡聲的“燰”為“炊”并用為“鬱”的例證。

在漢代典籍中有二神曰神荼、鬱壘：

《风俗通义·祀典》：“《黃帝書》：上古之時，有[神]荼與鬱壘昆弟二人，[[10]](#endnote-10)[10]性能執鬼，度朔山上章桃樹下簡閱百鬼。[[11]](#endnote-11)[11]鬼無道理，妄為人禍害，荼與鬱壘縳以葦索，執以食虎。於是縣官常以臘除夕飾桃人，垂葦茭，畫虎於門，皆追效於前事，冀以衛凶也。”

《論衡·訂鬼》引《山海經》曰：“滄海之中，有度朔之山，上有大桃木，其屈蟠三千里，其枝間東北曰鬼門，萬鬼所出入也。上有二神人，一曰神荼，一曰鬱壘，主閱領萬鬼。惡害之鬼，執以葦索，而以食虎。於是黃帝乃作禮以時驅之，立大桃人，門戶畫神荼、鬱壘與虎，懸葦索以禦。”

蔡邕《獨斷》卷上：“已而立桃人、葦索、儋牙虎、神荼、鬱壘以執之。儋牙虎、神荼、鬱壘二神：海中有度朔之山，上有桃木，蟠屈三千里，卑枝，東北有鬼門，萬鬼所出入也。神荼與鬱壘二神居其門，主閱領諸鬼，其惡害之鬼，執以葦索食虎。故十二月歲竟，常以先臘之夜逐除之也，乃畫荼、壘并懸葦索于門戶，以禦凶也。”

關於“鬱壘”一詞，蕭旭先生曾經做過比較詳細深入的探討，在古書中有許多不同的寫法，如“掘律”、“屈律”、“崫礨”、“堀礨”、“崫𡾋”、“鬱壘”、“鬱律”、“鬱峍”、“鬱嵂”、“蔚律”等等，本義是“屈曲鬱結也”，由此義又引申出“不平”、“鬱結”等諸多相關聯的義項。至於神名“神荼”、“鬱壘”之名，蕭先生認為“二門神名神荼、鬱壘者，其得名之由，羅泌解為‘伸舒、苑結’，甚為精審。”[[12]](#endnote-12)[12]但是門神為什麼要以“伸舒”、“苑結”為名，還是不太清晰的，仍需要進一步討論。

对于“神荼”、“鬱壘”二神的得名，神話研究的學者有新的解釋，如何新先生認為“神荼”就是“於菟”，即虎；“鬱壘”即“偶儡”、“傀儡”；[[13]](#endnote-13)[13]楊琳先生讚同“神荼”為虎之說，但認為“鬱壘”是藤條；[[14]](#endnote-14)[14]譚力銘先生贊同楊說，認為“‘鬱壘’的含義便是茂盛的藤條植物或者香味濃鬱的藤條植物。”[[15]](#endnote-15)[15]

看看《風俗通》、《論衡》、《獨斷》里的記載，《風俗通義》里說“以臘除夕飾桃人，垂葦茭，畫虎於門”，就這三樣，而且專門對“桃梗”、“葦茭”、“虎”作了詳細的解釋，卻沒說門前要設神荼、鬱壘的事情。《獨斷》里則說“乃畫荼、壘并懸葦索于門戶”，只有神荼、鬱壘和葦索，也是三樣，沒有虎、桃梗（桃人）。《論衡》里就比較全了，神荼、鬱壘、虎、葦索、桃人一樣不少。

這樣一對讀就會發現一個問題，實際上古人認為可以驅鬼避邪的本是三樣事物：桃木、虎和葦索，桃人是桃木的人形化，大概代表桃木之神，而神荼、鬱壘則當是虎、葦索的神化，分別是虎神和葦索之神，也就是說，三樣東西被演化成了三個人形的神，他們表示的含義彼此是一樣的。所以筆者讚同“神荼”是虎的說法，“荼”是“於菟”之“菟”的假借字，“神荼”就是神虎，也就是《獨斷》里說的“儋牙虎”。那麼，“鬱壘”必是代表葦索。

葦索，《風俗通義》里稱為“葦茭”，《史記·河渠書》：“搴長茭兮沈美玉”，《集解》引臣瓚曰：“竹葦絙謂之茭。”《索隱》：“茭音交，竹葦絙也。”“茭”即竹或葦擰成的繩子，與藤條無關。用“鬱壘”為葦索之名，也是取其集結、聚集義。“鬱”是“積”義，義同“績”，《說文》：“績，緝也”，段注：

“《豳風》‘八月載績’，傳曰：‘載績，絲事畢而麻事起矣。’績之言積也，積短爲長，積少爲多。”

《說文》又曰：“緝，績也。”段注：

“凡麻枲先分其莖與皮曰‘𣎳’，因而漚之，取所漚之麻而𣏟之。𣏟之爲言微也，微纖爲功，析其皮如絲而撚之、而𠟪之、而續之，而後爲縷，是曰‘績’，亦曰‘緝’，亦絫言‘緝績’。”

“壘”則是“絫”或“纍”的通假字，《說文》：“絫，增也”，段注：

“增者，益也，凡增益謂之‘積絫’，‘絫’之隷變作‘累’，‘累’行而‘絫’廢。古書時見‘絫’字，乃不識爲今之‘累’字。从厽、糸會意。糸，細絲也，積細絲成繒，積坺土成牆，其理一也。”

用絲麻索繩，由單根的絲積成紨，再由兩股以上的紨績成繩，即“絫”也，有不斷增加之意，故訓“增”。神名“鬱壘”即“鬱絫”亦即“績絫”，謂績絫絲、麻、草而成的繩索，因有絲繩、麻繩、草繩等名稱，因索繩要擰結曲繞，故亦有“苑結”之意。所以“鬱壘”其實就是暗指“葦索”。

也可讀作“鬱纍”，謂績成繩索。《說文》又云：“纍，綴得理也。一曰大索也。”段注“一曰大索”云：

“《論語》作‘縲’，字之誤。注云：‘黑索也’，亦誤作‘累’。如《孟子》‘係累其子弟’是。亦作‘羸’，如《易·大壯》‘羸其角’，馬云：‘大索也。’鄭、虞作‘纍’。”

用為“黑索”義的字也作“纝”，《廣韻·上平聲·脂韻》：“纝，網絡。《論語注》云：‘黑索也。’亦作縲。”其實“壘”、“纍”、 “纝”、“絫”、“累”、“縲”都是音同的字，可以通假，古書中每互用無別，難以明晰區分。“黑索”當即“𦄿”（“黑”、“𦄿”可能是古今字或通假字），也作“纆”，《說文》：“𦄿，索也。”段注：

“《易》：‘係用徽纆’，劉表曰：‘三股曰徽，兩股曰纆。’《字林》曰：‘兩合曰糾，三合曰纆。’按从黑者，所謂黑索拘攣罪人也。今字从墨。”

“𦄿”大概是用麻、草經過漚制三股擰成的繩子，顏色較深，才有“黑索”之名，可能字本作“黑”，因為是繩索，故加糸旁。葦索是用葦子經過漚制而擰成的繩子，當屬於“黑索”，故後人寫神名“鬱壘”時或從“黑”，《康熙字典·亥集下·黑部》引《郭太乙正誤》：“鬰壘，沈休文作‘𪓉𪑯’。”《玉篇·黑部》：“𪓊，黑貌”、“𪑯，黑也”，據蕭旭先生考證，此義先是用“鬱律”表示凝結聚集不散的煙氣，又引申出“黑盛貌”，[[16]](#endnote-16)[16]故而有“黑”的意思，而鬱壘為黑索，故假從黑之字書之。

要之，《莊子·在宥》“炊累”之“炊”并非是炊爨之“炊”，其本當是從火旡聲的“燰”字，通假為“鬱”，故“炊累”當讀“鬱累”，是積累、聚集義，在《在宥》中表示積累而多，與安大簡《詩經·秦風·晨風》用“炊（燰）”為“鬱”的情況正同。

神名“鬱壘”亦取義於此，為“績絫”或“績纍”義，本是指緝績絲麻為繩索，也有聚集、鬱結義，以代指葦索，其義與藤條無關。蓋古人以虎、葦索有驅鬼辟邪功能，故神化虎為神名“神荼”，即神虎、虎神；神化葦索為“鬱壘”，是由績絫為繩索而用為名詞，謂葦索之神。

\*本文寫完初稿後，蒙蕭旭先生審閱指正，并根據相關意見作了修改，避免了一些錯誤，謹致謝忱。文中存在的錯誤和不當之處均由筆者負責。

1. [1] 馬敘倫：《莊子義證》，上海書店1930年，卷十一第三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1)
2. [2] 鍾泰：《莊子發微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，222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2)
3. [3] 王叔岷：《莊子校詮》，台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88年，379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3)
4. [4] 王寧：《安大簡〈詩經•秦風•晨風〉“炊”字臆解——兼說〈說文〉“欻”字的音義問題》（下簡稱《臆解》），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2019/1/11. http://www.gwz.fudan.edu.cn/Web/Show/4374 [↑](#endnote-ref-4)
5. [5] 見《臆解》下第1樓、第3樓評論，發佈日期：2019/1/16.又：梁園客：《“溫”與“盜”音義問題及“盜”字在先秦文獻中的釋義》（下簡稱《釋義》），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論壇2019-1-20. http://www.gwz.fudan.edu.cn/forum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24948 [↑](#endnote-ref-5)
6. [6] 見《臆解》下第2樓評論，發佈日期：2019/1/16.又《釋義》5#、9#跟帖，發佈日期：2019-1-23、2019-1-24。 [↑](#endnote-ref-6)
7. [7] 《釋義》3#跟帖，發表日期：2019-1-22. [↑](#endnote-ref-7)
8. [8] 《釋義》6#回帖，發表日期：2019-1-23. [↑](#endnote-ref-8)
9. [9] 《釋義》8#跟帖，發表日期：2019-1-24. [↑](#endnote-ref-9)
10. [10] “神”字據王利器先生說增。見王利器：《風俗通義校注》，中華書局1981年，386頁注[二]。 [↑](#endnote-ref-10)
11. [11] 王利器先生校改“章”作“立”，云：“‘立’原作‘章’，義不可通。《文選注》、《書鈔》、《御覽》、《路史》、《歲時廣記》俱無‘章’字。今案‘章’字乃‘立’字之訛，《論衡·亂龍篇》正作‘立桃樹下’，今據改正。”（見《風俗通義校注》368-369頁注[四]）按：“章”當是“立于”二字之誤合，又以不成字乃改作“章”。 [↑](#endnote-ref-11)
12. [12] 詳參蕭旭：《淮南子校補》，花木蘭出版社2014年，550—555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12)
13. [13] 何新：《諸神的起源》，光明日報出版社1996年，277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13)
14. [14] 楊琳：《門神的祭祀及演變》，《民族藝術》2000年02期，112-118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14)
15. [15] 譚力銘：《從中國門神信仰的功能分析“神荼”、“鬱壘”的名稱含義》，《漢江師範學院學報》2018年01期，58-63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15)
16. [16] 蕭旭：《淮南子校補》，555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16)